

恐怖的车轮

〔丹〕斯文·哈塞尔 / 著 李阳 / 译

重庆出版社



在这生死未卜的一线，他们将战争和未来一并遗忘

WHILE OF THE TERROR



WHEEL TERROR

恐怖的车轮



[丹] 斯文·哈塞尔 / 著
李 阳 /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Copyright ©1957 by Sven Hassel
Wheels Of Terror
By Sven Hassel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12 Beijing Ruyi Xinxin Publishing Co., Lt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MHA Co.,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版贸核渝字(2012)第11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恐怖的车轮 / (丹) 哈塞尔著; 李阳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229-05823-4
I. ①恐… II. ①哈…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丹麦—现代
IV. ① I534.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42379 号

恐怖的车轮

WHEELS OF TERROR

〔丹〕哈塞尔 著 李阳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统筹策划: 林苑中
责任编辑: 刘 嘉 马春起
装帧设计: 王芳甜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2 字数: 288 千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5823-4

定价: 2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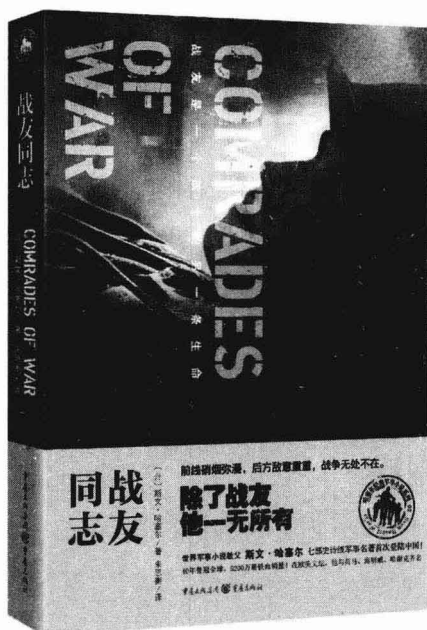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心中有自己的地狱，
按照上帝的旨意，
像小丑一样生活，
倒也不错。
然而仍要
用你自己地狱沉重的钥匙，
打开天堂大门的神锁。

本书献给第 27（惩戒）装甲团三名最伟大的小丑：约瑟夫·波尔塔下士、“小混球”和“小个子法国军团大兵”。

战争把士兵们彻底变成了动物，充斥他们内心的只有暴力和无孔不入的恐惧。



即将出版 敬请期待

《战友同志》

〔丹〕斯文·哈塞尔 著 朱思衡 译

战友同志

前线硝烟弥漫，后方战事重重，战争无处不在。

除了战友
他一无所有



世界军事小说之父 斯文·哈塞尔 七次获得过瑞典著名作家协会颁发的文学奖！
欧洲著名作家，1914年曾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以其对战争的深刻描写而闻名于世。

刑罚团战士斯文、“老大叔”、“小混球”、波尔塔、帝奇因重伤而离开前线，被堆放在破烂不堪的火车车厢里运回后方战地医院，在火车上，没人顾得上他们开裂的伤口，也没人在乎他们吃什么。他们越过了前线的炮火轰炸和旅途的残酷摧残，终于抵达战地医院，但是在那里他们得不到有效的治疗，战争留下的心理创伤也无人理会。他们酗酒、打架、无恶不作，没有人认为他们是为国而战的英雄，都希望他们尽快去死，所以没等伤势痊愈，他们就又被派往了下一处战场。

战争给士兵们带来的折磨。让他们唯能祈愿伤到连站都站不起来或者直接死在战场上。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恶魔之夜	001
第二章	狂怒	019
第三章	夜晚的枪声	029
第四章	刽子手	049
第五章	波尔塔牧师	067
第六章	“小混球”和小个子法国军团大兵	083
第七章	爱的一幕	093
第八章	重返东线	101
第九章	上午 11 点 30 分，德国人将被炸飞	117
第十章	战地妓院	129
第十一章	坦克近战	143

目录

CONTENTS



第十二章	军刀、刺刀和铁锹	153
第十三章	切尔卡瑟	167
第十四章	休整营	185
第十五章	悄悄来临的死神	197
第十六章	土豆泥炖猪肉丁	231
第十七章	休假去柏林	239
第十八章	游击队员	257
第十九章	“小混球”得以免罪	269
第二十章	你想吃什么？	301
第二十一章	生孩子	313
第二十二章	难民	339
第二十三章	死神万岁	361



第一章

Chapter One

恶魔之夜

空袭还在继续，人们的惊叫声、炮弹的呼啸声、爆炸的轰响声，乱成一团。火光从天而降。母亲们哭天喊地，扑倒在孩子们的身上，保护他们不受像雨点般落在沥青路面上的火焰的伤害。

经过杀戮和仇恨训练的士兵们——荷枪实弹的士兵们，成为这些平民的保护者。

当敌人的轰炸声停息了，这些保护者的枪却开始“发言”了。

那些普普通通、安分守己的平民们，那些在惊惶和恐怖中耗尽了最后一丝精力的平民们，遭到了他们本国士兵的杀戮。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这就是独裁啊，我的朋友。

军营隐藏在秋天黑丝绒般的夜色中，在一片寂静和黑暗中，只能听见巡逻兵们穿着长钉靴子刺耳的走动声。他们正穿过军营大门前的水泥路和营房四周，进行着令他们感到无比乏味的巡逻。

我们坐在 27 号房中，打着纸牌，当然，玩的是斯卡特游戏。

“24。”斯特格喊道。

“你这个该死的臭婊子，”波尔塔狰狞地笑着，说道，“我正要出 24 呢。”



“29。”默勒平静地出了牌。

“混账，回石勒苏益格削你的土豆去吧。”波尔塔说。

“40。”“老大叔”冷静的声音响起，“还有谁不服？这回看你还能笑得出来，嗯，小气鬼？”

“别太自信了。就算是跟你这样的老油条打牌，你个老……”波尔塔斜睨了“老大叔”一眼，“我来送送你。46！”

鲍尔突然放声大笑起来：

“我来教训教训你，老波尔塔。我这儿还有48呢，你要是还能压过我的话——”

“少废话，小兔崽子。你们好多人倒霉就倒霉在话太多上。你要是想跟老手逗闷子的话，这就是下场。”波尔塔看上去十分得意，“49！”

就在这时，从走廊里传来了响亮的警报器声。

“注意，注意，防空警报！”

凄厉的警报器声中随即掺入了士兵们起伏不定的哀号声和悲叹声。波尔塔勃然大怒，流利地咒骂着，甩掉了手里的牌。

“让这帮该死的英国佬见鬼去吧——毁了我千载难逢的一把好牌！”

他又冲着一名呆呆站着、一脸茫然、笨拙地摆弄着枪的新兵吼道：

“小心点儿，我的宝贝儿，这是空袭警报！赶紧隐蔽，快点儿，出发！”

新兵们都张大嘴巴，听着这个贫民窟里长大的柏林人的咆哮。

“这是真的空袭吗？”一个新兵怯怯地问道。

“这当然是他妈该死的空袭。你不会以为英国佬是来邀请咱们到白金汉宫跳舞的吧？这还不算什么！现在我可爱的斯卡特牌毁了！请想想吧，这该死的战争能把一个平静、本分的人的生活，糟蹋成什么样子……”

空袭引发了巨大的混乱，所有人都手忙脚乱，武器箱被打开了。重重的靴子声像雷鸣般响彻广阔营区、所有营房长长的走廊，又传下楼来，一直传到集结点。那些还没有学会如何掌控自己新钉靴的新兵们，纷纷摔倒在光滑的瓷砖地板上。后面的人则直接从新兵们身上跨了过去。在警报引发的惊慌中，他们多多少少都有些失控。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有足够的经验，知道用不了多久，炸弹就会尖叫着划破漆黑的夜空。

“4排，这边来。”“老大叔”平静的声音奇怪地穿过了浓密得几乎划不破的黑暗。我们能听见天空中重型轰炸机正高速飞向它们的目标。这时高射炮开始在城市各处徒劳地响起。突然一道亮光闪过，天空中出现了一片耀眼的白色光芒，像美丽的圣诞树一样。这是第一发信号弹。再过一分钟，炸弹就将敲锣打鼓般砸向地面了。

“3排，到隐蔽室。”这是埃德尔上士低沉的男低音。

连队200多号人立刻散开了，冲往各个方向的散兵壕，甚至就是一个小土包。咱们士兵都害怕那个被称为防空隐蔽所的地方，宁肯选择暴露的壕沟，也不愿去那些地下室。我们觉得那里简直就是捕鼠笼。

这时那些该死的飞机也散开了。巨大的炸弹尖利而雷鸣般的爆炸声顿时包围了我们。炸弹就像毯子一样罩住了整个城市。一瞬间，所有的一切都被一片巨大的火海发出的光芒映成了血红色。我们趴在壕堑中，觉得整个世界都在我们眼前被撕碎了。

方圆几英里内，炸弹和燃烧弹把这该死的城市照得如同白昼。没有任何言词能够形容那种恐怖。燃烧弹中喷出的磷像喷泉一样涌入空气中，散布开来，制造出一片阴森森的人间地狱景象。沥青、石头、人、树，甚至玻璃，都着起了火。继而又是一阵重磅炸弹落下，将这片人间地狱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火焰不是火炉中的那种白色，而是血



一般的红色。

又一棵刺眼的圣诞树出现在空中，发出了攻击信号。城市就像一头做好了标记、任人宰割的牲畜一般摊在地上，人们则像虱子般四处寻找可供庇护的凸起或缝隙。他们大限来临，或粉身碎骨，或窒息而死，或被焚烧，或被砸断，或被剁碎。然而仍有很多人，抓紧瞬息的机会，不顾一切地想挽救自己的性命。尽管有战争、饥饿、损失和政治恐怖，他们仍死死地不肯放弃生命。

营房的“福灵·弗拉克”高射炮冲着天空中看不见的轰炸机结结巴巴地吠叫了几声。命令规定它们必须开火。好的！炮手们开火了，但是我们都知道：没有一架重型轰炸机会被可笑的“福灵·弗拉克”伤到哪怕一根毫毛。

不知什么地方有人大声地哭了起来，哭声穿透了一切喧嚣。那歇斯底里声和啜泣声是为一支救护车小队而发出。两枚炸弹击中了一座兵营大楼。

“上帝保佑我们。”“冥王”喃喃地念叨着。他平躺在狭长的壕沟里，钢盔推到了额头上方，“我只希望炸弹能炸死几个纳粹高官。”

“一座城市能烧成这个样子，倒有点儿意思。”默勒说了一句。他站起身来，向外张望着耀眼的火海：“有什么东西能烧成这样呢？”

“胖女人、瘦女人、灌满了啤酒的男人、瘦男人、坏孩子、好孩子、漂亮姑娘，所有东西混在一起，就能烧成这样。”斯特格说着，擦了擦眉毛上的汗水。

“好了，好了，孩子，一会儿你就能看到了——等外面稳定下来，咱们就得出去帮着清理打扫了。”“老大叔”平静地说着，点着他的老烟斗，“我宁肯看些别的东西。我最不愿意看到烧焦了一半或者全部烧焦的孩子。”

“那太糟糕了。”斯特格说，“待会儿等我们出去时，我们就跟一帮屠宰场的工人没啥区别了。”

“我们难道不就是屠宰场的工人吗？”波尔塔邪恶地大笑着，问道，“我们有幸属于的这支血腥的军队，难道不就是个巨大的屠宰场吗？不过，别担心，好在等不打仗了，我们还都有个老本行，是吧？”

我们全都后背紧贴着壕沟壁坐着，他站了起来，带着嘲讽的神色冲我们整个一大帮人俯下身来：

“约瑟夫·波尔塔，承蒙上帝关照的下士，阿道夫军队的屠夫，惯犯和死亡候选人，抬尸者和纵火犯！你们的仆人，先生们！”

就在这时，又一棵圣诞树在我们不远处闪耀开来，他连忙缩回到壕沟中。

他叹着气，又说了一句：“但愿是另一帮人下地狱。阿门！”

接下来实实在在的三个小时，没有一分钟的安宁，炸弹从浓黑的夜空中落下。那些装满了磷的容器，像密集的雨点般倾泻在街道上和房屋上，构成了一场密不透风的死亡和毁灭的风暴。

我们的高射炮好久以前就哑了。我们的夜间战斗机倒是来了，但那些庞大的轰炸机并没有受到这些体型瘦小的难兄难弟们多少骚扰。火焰像巨大的压路机一样，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地碾轧着这座城市。火车站在熊熊的烈火中烧成废墟，炽热的车厢和车头熔化成一堆，就好像遭到了一个自娱自乐的巨人的糟蹋。医院和养老院都在炮弹和烈火的肆虐下垮塌了。那众多的床正好成了磷气弹表演的好战场。大多数病人都在地下室里，但也有不少人在病房中等着被烈火吞噬。截胳膊掉腿的病人们尖叫着，奋力挣扎着爬起身来，拼命逃离喷射着炽热、席卷着门窗的火焰。长长的楼道成了一条条充满强烈气流的烟囱。



防火墙在爆炸波威猛的冲击下像玻璃一般粉碎了。站起来的人们只能气喘吁吁地再次倒下，被热浪窒息。烧焦的人肉和脂肪的臭味儿飘向了壕沟里的我们。巨大的爆炸声中夹杂着即将被呛死的人们最后的惨叫声。

“孩子们，孩子们，”“老大叔”喘着粗气说道，“这很糟糕，这很糟糕。见识过这么血腥的场面后，所有活下来的人都会发疯的。不管什么时候，都让我站在第一排。还有没被烤焦或剥皮的妇女和孩子们呢。该让那只发明了空袭的猪自己来尝尝这滋味。”

“等咱们这儿的革命发生了，咱们得把赫尔曼^①背上的肥油都烤出来。”波尔塔抱怨道，“我不知道，那头肥猪这会儿跑到哪儿去了？”

终于，轰炸好像结束了。依然被火海照得通明的营区，到处响起了尖厉的哨声和命令声。我们排成了一列纵队，跑步返回我们的营房。

波尔塔狂野地跳进了克虏伯牌卡车。发动机嘎嘎地响了起来，他不等命令就发动了车，巨大的卡车咆哮着起动了。我们都尽可能紧紧地抓着车子里能抓住的地方。一名19岁的中尉喊着什么，跑向了轰隆隆的卡车。几双大手伸了出去，把他拽上了车。

“是谁他妈的在开车？”他喘着粗气吼道，但没人搭理他。我们能紧紧地抓住车子就很不容易了。车子剧烈地颠簸着，波尔塔用他那灵巧的双手转动着方向盘，躲避着路上的深坑。我们的车轰隆隆地驶过燃烧的道路，在碎石瓦砾和倒下的电线杆之间，趴着破裂的电车和其他车辆。但是波尔塔丝毫没有减速。在一个地方，他驾车蹿上了空无一人的人行道，撞倒了一些像火柴棍儿一样的小树。但在快到埃里希路时，我们不得不停住了。有几枚空中鱼雷落在了这里，一座坍塌

① 赫尔曼·戈林（1893～1946）：德国纳粹党二号人物，空军元帅，“二战”中的法西斯主犯。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处绞刑，但在行刑前数小时在狱中自杀。

的楼像一堵墙一样截断了路。即使有一台推土机在这里，也得等上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跳下卡车，拿着镐头、斧头和铁铲，在瓦砾中开起路来。哈德中尉竭尽全力想把我们聚拢在他的指挥之下，但没人听他的话。还是“老大叔”说话管用。年轻的军官耸了耸肩，只好抓了把镐头，跟在了队伍后面。曾在前线身经百战的“老大叔”，像我们所有人一样，把武器换成了一件工具——一件我们在战斗中用得像火焰喷射器和机枪一样熟的工具：挖壕沟用的铁锹。

穿过令人恶心的浓烟，用各种肮脏的破布包扎着自己的人们涌向了我们。他们身上带着肿胀得很明显的烧伤，在无声地说着话。来的人有妇女、儿童、男人，有老有少。他们脸上的恐惧都像凝固住了一样，眼睛里则散发着疯狂的光芒。大多数人的头发都烧焦了，所以你一时难以分辨他们是男是女。很多人身上裹着湿麻袋和湿布，作防火用。一个发了疯的女人冲我们喊道：

“你们还没受够吗？你们把这场战争拖得时间还不够长吗？我的孩子们都烧死了。我丈夫也不见了。愿你们也被火烧死，你们这帮该死的士兵！”

一个老头儿抓住了她的肩膀，把她拉开了。

“好了，好了，黑尔佳，放松点儿吧。你会给我们惹来更大麻烦的，你知道……”

她挣脱了，伸出像虎爪一样的十指扑向了“冥王”，但那身材高大的码头工人只一闪，就躲开了她，仿佛她是个小孩子一样。她用头撞着发烫的柏油路面，失控地放声尖叫起来。我们已经麻木不仁，无视她和那老人，径直清理着瓦砾，为那巨大的悬崖般的废墟开着路。它四周被火焰包围着，高耸在我们面前。



一名没戴头盔，制服也快被烧光了的警察拦在我们面前，结结巴巴地说道：

“儿童之家，儿童之家，儿童之家……”

“你在胡说些什么？”“老大叔”吼道。那个警察仍然拽着他，结结巴巴地说着：

“儿童之家，儿童之家！”

波尔塔快步向前，挥舞起铁拳，重重地在那个警察脸上打了两三下。以往在前线，我们用这招对付被炸弹震昏了头的人时，经常能收到奇效。这回也有所帮助。那个被吓得眼珠子都快要从脸上爆出来的警察，终于急促而含糊地说明白了几句话，那些词语都像是翻着跟头出来的。

“救救孩子们！他们被困在里面了。整个楼都像是一堆碎木片了！”

“住嘴吧，你这个蠢猪警察！”波尔塔咆哮着，抓住了那人的肩膀，像晃动一张草席一样晃着他。“动动你这肥猪一样的身子，去儿童之家，快点儿！前面带路——救人要紧！你们还等什么？我不是队长——就是承蒙上帝关照的约瑟夫·波尔塔下士——但我希望你们这帮废物听我的命令！”

那个警察看上去像是要逃跑，昏头昏脑地四下乱撞起来，但哈德中尉一把抓住了他：“你没听见吗？快走！给我们带路，别想逃跑，不然我毙了你！”

他一边说着，一边将毛瑟枪顶在了那个半疯癫的警察鼻子下。他的嘴唇剧烈地颤抖着，他的脸颊上布满斑斑泪痕。正常情况下，像他这样的老人都该领养老金了，可这是战时。

“冥王”那巨人般的身材也耸立到他面前，粗暴地推了他一把，

吼道：“闭上嘴，快走吧，老爷爷。”

那个警察半跑着，跌跌撞撞地在我们前面带路，穿过了满是断壁残垣的街道。火焰在废墟上蹿跃着，女人、孩子、男人摞在一起，躺倒在地上。有的人死了，有的人被震聋了，有的人的哭声让我们的血都凝结了。

在一个几小时前还是个十字路口的地方。一个满脸惊恐的小男孩跑向了我们，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叫喊着：“他们都困在地下室里了！帮我把妈妈爸爸救出来吧！我爸爸像你们一样，也是士兵。他刚刚请了假回家。利申的胳膊被炸没了。亨里克身上还着着火呢。”

我们停留了片刻。默勒拍了拍孩子的头：“我们很快就会回来！”

我们来到一堆山一样的碎砖瓦砾前，不可能再前进了。我们刚回过头来想请那个警察另外带一条路，就看见又有无数的炸弹正飞向我們。我们像闪电一样匍匐在地，各自寻找着遮蔽物。前线的经验起到了作用。

“怎么回事，英国佬又来了？”波尔塔厌恶地噓了一声。

又一阵金属的霹雳声。导弹、石头、灰土像雨点般倾泻向我们。碎片打在我们的钢盔上，发出一种奇怪的尖厉的高音。但这次新轰炸除了阻拦了我们一阵子外，没有造成更多的损失。很快它就停止了。

“他们这会儿是在乱扔炸弹。”“老大叔”简短地说了一句，站起身来。

我们继续向目标前进，那个警察在前面带路，领着我们穿过了一条地道。我们用镐头在墙上砸开了几个洞，走进了一座看上去像是一个大花园的废墟。里面的树被掀翻了，火还在烧，地上堆了好几层碎砖瓦砾和扭曲的铁。还有一座大楼的残余，仍在熊熊地燃烧着。

那个警察指着大楼喃喃说道：